

中國古代戰爭史論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五辑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

第五辑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编辑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宝辉 白 钢

责任校对：马 诤

封面设计：式 一

版式设计：韩 锐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

Zhongguo Nongmin Zhanzhengshi Luncong

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25印张 2插页 427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400册

ISBN 7·5004·0241·4/K·25 定价：3.30元

確實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把《中國農民
戰爭史論丛》編得更好。

吳洪波
三月三日

目 录

- 魏晋南北朝时农民战争的社会后果 朱大渭 (1)
论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 黄惠贤 (61)
唐宋之际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与农民战争 朱瑞熙 (117)
关于彭友和陈颙起义的几个问题 向祥海 (166)
论元末农民战争中的朱元璋 陈梧桐 (187)
华林农民起义史实辨析 何友良 (209)
孙可望评传 顾诚 (229)
沙定洲之乱与大西军入滇 海涓 (271)
后期大西军营庄制度初探 秦晖 (311)
论卢茂起义及其相关诸问题 赫治清 (358)
清代道光年间瑶民起义述论 张捷夫 (410)
金田起义杂识 庄建平 (428)
洪仁玕的军事思想 余明侠 (452)
论封建专制主义与农民战争的关系 白钢 (481)
〔读史札记〕
“徐寿辉启发、动员邹普胜参加起义”说
 质疑 韩志远 (561)
〔书评〕
评孙达人著《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
 (第一卷) 王家范 (564)
〔国外研究动态〕
明末传教士关于张献忠起义军的记载 志勇 (575)
“叛乱”与“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
 教派家族体系 [美]韩书瑞 (588)
参考书目 (607)

魏晋南北朝时农民战争的社会后果

朱 大 渭

关于农民战争的社会后果问题，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一种意见对农民战争所推动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变化视而不见，却断言农民战争“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本文拟以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的社会后果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究竟是“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还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一）农民战争促使士族制度的衰落

魏晋南北朝是高门士族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时期。士族制度的形成和衰落，固然有它本身的发展规律，而农民战争在其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却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士族制度是在两汉官僚地主势力不断膨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制度使高门士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世袭的比较稳定的最上层，独享各种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权。这就决定了士族制度一旦形成后，高门士族集团便带有极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西晋门阀政治的极端腐败，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如晋武帝的奢侈，晋惠帝的无能，贾后的专擅，其结果西晋政权统一

不过十一年，便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宗室亲王争夺皇位的“八王之乱”。我国封建社会的统一政权，象西晋统一时间之短，瓦解之迅速，以及最高统治集团斗争之剧烈都是少有的。有人指出：“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也。”^①当然这是各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但皇室司马氏是最大的士族，它本身的腐朽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士族制度的形成有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因而这种制度要退出历史舞台绝不是容易的事。通过这个时期数百次农民战争的反复冲击，逐渐削弱高门士族的势力，加上士族集团的内部斗争，以及庶族地主和少数民族酋帅的不断反抗，最后终于促使高门士族势力走向衰落，将士族制度推下了历史舞台。

高门士族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而趋向衰落，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西晋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打击下，高门士族统治的西晋王朝被摧毁，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大批高门包括司马氏皇室在内，被起义军或少数民族酋帅所消灭，除一部分士族南逃之外，留在北方的高门士族，无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在永嘉五年(三一年)四月，石勒追东海王司马越丧于陈郡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曜、廷尉诸葛铨、尚书郑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②。司马越出京时“王公卿士随从者甚众”，石勒“以围骑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③。第二次在同月稍后，石勒执东海王越世子司马毗和宗室三十六王，以及“诸

① 《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

② 《晋书》卷五《孝怀帝纪》。

③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众”^①。第三次在同年六月，刘曜、王弥攻入京都洛阳，焚烧宫室，吴王晏，竟陵王琳，尚书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被戮，并“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②。第四次在建兴二年（三一四年）三月，石勒攻陷幽州（治今北京市），责凌“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③，杀侍中、大司马、幽州牧、博陵公王凌，“焚烧城邑，害万余人”^④。

石勒、王弥农民起义军在镇压高门士族时，不免会滥杀无辜，但其主要锋芒还是针对门阀统治的，如石勒焚司马越柩时愤恨地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⑤王弥弟王璋“焚其余众，并食之”^⑥。当第一流大士族琅邪王衍被俘后，“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⑦。石勒义正严词地怒斥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⑧

同时，起义军在攻城略地中所杀戮的士族官僚，不计其数。如尚书左仆射东莱刘曜^⑨，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泰山羊伊^⑩，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颍川庾數^⑪，陈留太守王衍子王玄^⑫，徐州刺史斐盾，兗州刺史田徽，征西大将军贾疋，大将军苟晞，车骑将军王堪，龙骧将军李恽，安北将军

① 《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② 《晋书》卷一〇二《刘曜载记》，卷五《孝怀帝纪》。

③ 《晋书》卷三九《王沈附子浚传》。

④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⑤⑥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⑦⑧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⑨ 《晋书》卷四五《刘曜附子曜传》。

⑩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

⑪ 《晋书》卷五〇《庾數附子傳》。

⑫ 《晋书》卷四三《王衍附子玄传》。

王斌，临川内史谢摛，襄城太守崔旷，濮阳太守韩弘^①等人，皆被义军所镇压。

南方杜弢起义“杀二千石、长史甚众”^②。史称：“李辰（张昌）石冰倾之于荆扬，（刘）元海，王弥挠之于青冀，戎羯（石勒）称制”，“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岂不哀哉”^③。封建史家哀叹：“祸难之极，振古未有”^④；“衣冠礼乐，扫地俱尽”^⑤。

经过西晋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冲击，使北方的高门士族势力一度削弱，因而十六国政权尽管存在着差异，但除前凉和前燕政权特殊外，其他各政权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过士族！甚至有的还企图恢复士族制度，但各政权最高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主要皆出身少数民族酋帅和汉族庶族地主阶层。我们以统治北方区域最广的后赵和前秦两个政权为例，可以窥见一斑。后赵最高统治者石勒，饱尝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痛苦，所以对士族有刻骨的仇恨。他多次以极端严厉的手段镇压士族，是代表一种阶级的报复行为，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更非天性残忍^⑥。石勒称赵王后，对士族的态度虽有所改变，但他前后所重用的最高决策人物中，除各少数民族酋帅外，汉人中起初最重要的是张宾。当他称赵天王（咸和五年，三三〇年）后，署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郭敖为尚

① 以上均见《晋书》卷五《孝怀帝纪》、《孝愍帝纪》。

② 《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纪》，永嘉五年。

③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后引于宝言。

④ 《晋书》卷五九《史臣曰》。

⑤ 《晋书》卷九一《儒林传·序》。

⑥ 参考熊德基：《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书左仆射，程遐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其余夔安为左司马，郭殷为右司马，李凤为从事中郎，任播为侍中，斐宪为尚书^①。以上九人中只有斐宪、任播二人是出身士族，其余七人都出身寒门庶族^②，而且这七人居于石勒最高统治集团的决策地位。石勒以张宾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③。张宾是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县西）人，父璠虽曾作过太守，其祖父、曾祖父皆不知名，而赵郡高门不见有张氏。他投靠石勒时曾说：“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石勒）可与共成大事”^④。当时北方士族为石氏所用“恒以为辱”^⑤。张宾与士族传统的鄙视胡人的民族偏见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他“提剑军门，大呼请见”^⑥。同高门重视礼法的门风，大相径庭。张宾当出身寒门，即庶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石勒后期重用的汉人中，当首推程遐与徐光。程遐为勒世子弘之舅，石勒在称赵王前，对士族深恶痛绝，如遐家也为士族，不可能与勒联婚。故在敦煌佚名残卷本《晋纪》中，程遐被列为庶族应是可信的。徐光先世不知名，其父聰以牛医为业。他被石勒将王阳所俘时，“令主秣马”^⑦，可见其出身寒门庶族无疑。另外。石勒以士族斐宪、傅畅、杜暹领经学祭酒，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

①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

② 敦煌残卷本佚名《晋纪》列举石勒所重用的胡人后说：“晋人有程遐、徐光、朱表、韩攢、郭敬、石生、刘征；旧族见用者，河东斐宪、颍川荀绰、北地傅畅、京兆杜宪、任安任播、清河崔渢。”《晋纪》把庶族和士族两类人分得很清楚，其中人名与《晋书》《石勒载记》有差异。荀绰为勒参军，见《晋书》卷三九《荀勗传》。

③④ 《晋书》卷一〇五《张宾传》。

⑤ 《晋书》卷四四《卢钦附从孙谌传》。

⑥ 《晋书》卷一〇五《张宾传》。

⑦ 《太平御览》卷三八四，《人事部》二五。

祭酒^①。显然在于利用士族高门所掌握的文化和封建统治的经验，使其为后赵政权服务，但他们大多不参与最高层的军政决策。

前秦苻坚即皇帝位，所重用的最高决策人物，除苻氏宗室外，汉人王猛为中书侍郎，李威为卫将军、尚书左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仇腾为尚书领选，席宝为丞相史长、行太子詹事，吕婆楼为司隶校尉，梁平老为右仆射，薛讚为中书侍郎，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其余秘书监朱彤，中书令梁熙，尚书邓羌，黄门侍郎程宪，御史中丞李柔，重要将领杨安、张蚝、彭越、毛当^②等十六人中，除吕婆楼和梁平老为氐族^③外，其余大都是汉族庶族地主人物。王猛是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人，家于魏郡（治今河南临漳县西南）。他先世无名，“少贫贱，以鬻畚（土筐）为业”，“博学好兵书”^④，应为庶族士人。王猛后居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前秦“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⑤。另外苻坚以高平（治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苏通，长乐（治今河北冀县）刘祥“硕学耆儒，尤精二礼”。任通为礼学祭酒，居于东庠；祥为礼仪祭酒，处于西序。坚“每月朔旦，率百僚亲临讲论”^⑥，意在提倡儒学，吸收汉族封建统治经验。前秦统治北方四十四年，极盛时期“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义，幽险宅心，……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⑦。这个

①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晋书》卷四四《卢钦附从孙谌传》称，“（谌）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

②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③ 参考姚徽元：《北朝胡姓考》，第三四六页，《吕氏条》，第六二页，《梁氏条》，“老”误为“志”。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④⑤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⑥ 《太平御览》卷二三六，《职官部》三四。

⑦ 《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苻登载记》《史臣曰》。

统治黄河流域地域最广，并具有典型性的政权，同后赵政权相似，参与最高决策层的军政要人中，以少数民族酋帅和汉族庶族士人为主，比起西晋门阀政治来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情况虽然同当时民族矛盾严重有关，但庶族士人同样是汉人，何以得到重用呢？应该说，高门士族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地位的下降，乃是其势力削弱后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

东晋末年孙恩徐道覆起义，给予高门士族第二次严重打击。西晋政权被推翻后，北方士族大量南逃，东晋王朝是在南北士族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的，因而形成门阀政治的极盛时期。东晋孙恩徐道覆起义向东晋政权发起猛烈冲击，一方面，给予以王谢为首的中央士族当权派以沉重打击，使士族所掌握的北府兵权转入庶族出身的刘裕手中^①；另一方面，促使士族内部矛盾加深而爆发了内战，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县）刺史桓玄起兵攻入建康，建立了楚政权（元兴二年，四〇三年）。翌年春天，以刘裕、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孟昶等二十余人为代表的庶族地主势力，从北府兵的根据地京口和广陵两处起兵，反抗楚政权，结果桓玄失败。刘裕等人尽诛桓氏宗族及其余党，并奉安帝复位。至义熙四年（四〇八年），刘裕为扬州（治今江苏南京市）刺史录尚书事，同他一道起兵的重要人物，也先后列入高级官僚之行列。如孟昶为尚书左仆射，刘毅为豫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何无忌为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刺史，诸葛长民为青州（治今江苏丹徒县东南）刺史，刘道规为荆州刺史，刘道怜为并州（寄治今江苏淮阳县东南）刺史，刘藩为兗州（寄治今江苏江都县东北）刺史，刘敬宣为冠军将军，刘怀默为广武将军，孟怀玉为辅国将军。他

^① 参考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

们虽然不能完全排挤士族，要利用士族，而且以后同士族既斗争又合流，但毕竟打破了士族独掌政权的局面。

刘裕集团同桓玄集团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庶族地主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斗争。刘裕集团多为北府兵下级军官，住在京口好武之地，“俱起布衣，共立大义”^①。北魏崔浩曾说：

“刘裕挺出寒微，不阶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②这正是士族衰落和庶族兴起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刘裕镇压徐道覆卢循起义后，于东晋元熙二年（四二〇年）代晋，建立起宋朝。庶族地主刘裕起兵的胜利和他爬上皇帝的宝座，使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被冲破一道缺口。虽然历整个南朝，士族在政治经济上还有较大的势力，特别是社会地位一直很高，然而寒门庶族地主也不断地拥进最高统治层，并逐渐控制着实权。

庶族同士族的斗争早在西晋时就开始了^③，但庶族地主同高门士族有紧密的联系，多为其掾属或门生故吏，二者同样压迫剥削人民，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常常联合起来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像陈敏、陶侃、刘牢之、刘裕等寒门庶族地主人物，都是靠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所以庶族对士族的斗争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削弱士族势力后才有可能实现。刘

① 《宋书》卷四二《刘穆之传》。

②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③ 西晋用人“唯才”或“唯资”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士庶斗争。主张用人唯才，以寒门庶族王沈的《释时论》，刘寔的《崇让论》，孙登向阮籍的谈话，陈頵向王导的上书为代表。他们反对“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卷九二《王沈传》）的现象。陈頵并认为“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东晋时陈敏“欲诛诸士人”，陶侃、刘牢之“欲诛机政”的斗争，也属士庶斗争（《晋书》卷一〇〇《陈敏传》，卷六六《陶侃传》，《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

裕集团正是在农民战争打击和削弱士族势力后登上政治舞台的。从刘裕当政起，首先士族的兵权被解除了，以后有名的将帅大都出身寒门庶族。至于寒人掌机要即控制实际政权，也是从刘宋时开始的。赵翼指出：“江左诸帝，乃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①赵翼把“素族”和庶族混同是错误的，^②但他认为从刘宋开始寒门庶族兴起，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里从刘裕当政后至宋末为例，中央尚书令（附录尚书事），仆射（附左、右仆射）、中书监（附令）、侍中、史部尚书、领军和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和中护军，现并为一职），以及方镇州刺史等五品以上的文武要职官员中，高门士族和寒门庶族出身的人物所占的比例来看，中央文武要职官员共二百六十人，士族地主一百六十三人，约占百分之六十三；庶族九十七人、约占百分之三十七。方镇州刺史共二百零八人，士族地主六十二人，约占百分之三十；庶族一百四十六人，约占百分之七十^③。这个统计数清楚地表明，虽然中央文武要职官员中高门士族人物仍占大多数，但寒门庶族也占了一定的比例，而州刺史寒门庶族人数则占多数。两晋以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④的门阀统治局面被打破了。东晋高级官僚（官职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卷一二。

② 参考唐长孺：《误史释词》‘素族’条，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

③ 以上统计数字主要依据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和《方镇年表》制成，文武要职中有难以确定出身的三十八人除外。又，一人先后任尚书令和录尚书事者以一人计，一人先后任中书监和中书令者以一人计，一人先后任中领军和中护军者以一人计，一人先后任几州刺史者以一人计，一人先后任同一职者以一人计，被委任后未到任者不计。

④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宋书》卷九四《恩幸传》为“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

同上)共三百五十五人，其中出身寒门庶族的简直是绝无仅有，而且包括的六十六种姓氏中，高门王氏六十九人，桓氏二十六人，司马氏二十人，谢氏二十人，庾氏十五人，周氏十三人，陆氏十二人，顾氏八人，共计一百八十三人。皇室和七家大士族只占总姓氏的百分之十二左右，人数却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左右。这八家大士族中，司马氏、恒氏、庾氏、周氏、陆氏、顾氏等六家大士族，在刘宋时或者不占重要地位，或者完全衰落了。刘宋政权中高级官僚共五百零六人，包括七十四种姓氏，比起东晋高级官僚所包括的姓氏来，旧姓氏减少三十种，新姓氏增加三十八种。减少的姓氏中大多数是魏晋以来显赫的高门士族，例如像皇室司马氏、谯国桓氏、颍川荀氏，高平郗氏、范阳祖氏、太原温氏、弘农杨氏、会稽虞氏、颖川锺氏、会稽丁氏、济阳卞氏、丹杨甘氏、纪氏、渤海刁氏、广陵戴氏、魏郡邵氏、颍川韩氏、南平车氏，等等。刘宋增加的姓氏中，如庞氏、坦氏、费氏、常氏、吕氏、任氏、姚氏、胡氏、黄氏、申氏、明氏、鲁氏、宋氏、符氏、薛氏、管氏、吉氏、甄氏、梁氏、萧氏、臧氏、程氏、丘氏、路氏、到氏、伯氏等等^①，大多数是新起的或原来不占重要地位的姓氏，魏晋以来很少出过军政显贵人物。从刘宋开始，由于一部分寒门庶族在政治上居于最高地位，以及士庶官职在实际上的混同，所以宋齐时期“士庶杂选”^②，士庶户籍错乱，士庶婚姻相通，士庶区别混淆等所谓“士庶不分”

① 参考拙作《孙恩徐道覆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

② 《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此虽专指皇帝近臣中书舍人，但也可窥见一斑。

现象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①。宋齐时代的检籍斗争，从一个方面说，也是反映了一场士庶斗争，士族企图把持独享政治经济等封建特权，而寒门庶族地主则采取贿赂办法，“改注籍状”，即在户籍上伪造先人官爵，冒充士族。宋齐三十六年的检籍斗争终于失败，说明庶族兴起并挤入士族行列，已是既成事实，不可逆转^②。所有这些表明，东晋时少数几家士族把持政权的局面改变了，刘宋政权的基础扩大了，最高统治权正在开始由士族转向寒门庶族手中。也就是说，两晋以来的权门政治开始走向没落，寒门庶族逐渐兴起并参与政权。尽管士族地主千方百计地想扭转这种趋势，但整个南朝的历史证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当然，在促进东晋南朝士族走向衰落的全过程中，如皇室与权臣的内讧，以及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之变，侯景乱梁，隋灭陈等事件都曾起过作用。但是，孙恩徐道覆起义促使东晋门阀政治开始衰落，刘宋时大批寒门庶族地主登上政治舞台、对南朝高门士族没落和寒门庶族兴起具有开其端的首要意义，这是必须肯定的。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给予高门士族第三次严重打击。北方高门士族势力曾一度遭受打击后，十六国后期又逐渐复苏，在北魏统一北方和稳定政局的过程中，高门士族起了重要作用。如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四〇九—四二四年）、太武帝拓跋焘（四二四—四二五年）用士族崔浩，“言听计从，宁廓区夏”^③。魏孝文帝使高门李冲“总釐朝务”，

① 《宋书》卷八二《沈怀文传》，《建康实录》卷一三，《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通典》卷三。

② 参考唐长孺：《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朱大渭：《唐寓之起兵的性质是农民起义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③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史臣曰》。

“委以台司之寄”^①。一批汉族士族高门佐孝文帝实行均田、三长、迁都和汉化等改革措施。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正是在高门士族势力抬头的基础上，采用了汉族的士族制度，制定姓族，并“于诸州普设中正”。除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四姓外，鲜卑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首^②；汉人士族山东（指太行山以东）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为首，关中以韦、斐、柳、薛、杨、杜、皇甫为首^③，同时还把士族分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四级^④。本来北魏初期不重门第，“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⑤。当孝文帝定姓族后，各级士族按等级享受入仕、免役、荫庇人户等特权，这样“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⑥的士族制度，便在北魏中期重建起来。士族制度的重建，显然是北方士族和北魏宗室贵族政治经济势力恶性膨胀的产物。此后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反过来又为其经济实力的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北魏末年士族制度发展到极盛时期，正像东晋一样，北方门阀势力的迅猛发展，其腐朽性也更加暴露。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对最高士族集团的打击，其势如摧枯拉朽。史称：“王师虽众，频被摧北，人情危怯，实谓难用”^⑦。又说：“诸将出征，相继奔败，所亡器械资

① 《魏书》卷五三《李冲传》。

②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③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附柳芳语。太原王氏本山西，附此。

④ 参考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

⑤ 《魏书》卷五九《刘昶传》。

⑥ 《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

⑦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